



滌心軒隨筆

續四——唐湘清

十五、慈善事業

往生極樂的淨土行者，因鑒於穢土衆生大苦，所以除一心求生淨土外，對於救濟穢土衆生的慈善事業，多能盡力以赴。余讀印光大師行業記，內載：「師儉以自奉，厚以待人，凡有淨施，悉不自用，或印經籍流通，或與災荒救濟，權衡輕重緩急，都爲人種福田。如民國十五年長安圍解，急賑三千元。二十四年，王幼農告陝西大旱，赤地千里，即速匯千元，致報國寺資糧不濟，亦所不計，二十五年，赴上海護國息災法會說法，聞賑遠災，即席提倡，除捐收救儀幾三千元外，更寫淨資一千。車返蘇城，先至寺取款匯後，始循衆請登靈岩山，其如飢如渴之悲心，類皆如此。」（筆者按：民國十五年至二十五年之間，幣值甚高，當時一次三千元，約合現在新臺幣一次三五萬元）。又同書載：「南京魏梅森、王幼農等，於三汊河創法雲寺爲念佛道場，請師指導，爲訂寺規。居士任心白更邀馮夢華、王一亭、姚文敷、關綱之、黃涵之、建佛教慈幼院於其間，仗師德望，皆得成就。師對院內貧兒，尤深加慈憫，經費都出自師之捐募及自捐，與上海慈幼院等視，使其有所教養成人。」除此以外，如蘇州木瀆施粥廠、江蘇監獄感化會等，都是修淨土行的佛教徒在印光大師感召之下做的慈悲濟濟事業。以上還僅以有書可資查考

者而言，至於一般淨土行者所做修補路施醫施藥等善事，亦甚普遍。淨土行者之所以能樂善不倦，實因看到極樂淨土與娑婆穢土兩相對照之下，更顯得穢土衆生之痛苦異常，故能激發悲心，努力救濟穢土衆生。如果不知淨土的極樂，安能顯得穢土的極苦，那麼對於穢土衆生的痛苦，就視爲尋常，不會努力做慈善事業了。

十六、忍辱真義

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出版的中流月刊，曾發表拙作「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」一文，蒙承名山法師譽爲熱情洋溢的護法名作。文中我引證佛經中許多關於忍辱的教義，說明忍辱是指受個人所受的侮辱而言，而一般佛教徒誤解忍辱的意義，對於整個佛教所受的侮辱，竟亦妄引忍辱之義，因而放棄佛教應盡的護法之責。這種道理我在五年以前已說得很詳細，本來用不到再來多說，可是近讀李炳南老居士答辯嘉義真耶穌教會一文，說起：「當時就有佛教大德，勸止記者學着忍辱」。李老居士駁斥佛教的侮辱佛教，是正當的護法行爲，可是有人勸他忍辱，由此可見一般佛教徒誤解忍辱意義的還是很不少。我以前曾爲此寫過一篇長文，現在不再詳論，我只希望佛教道友們把佛經中關於忍辱的經

文再拿來讀讀，請問佛是教我們忍受自己個人所受的侮辱呢？還是教我們忍受佛法僧整個三寶所受的侮辱呢？讀佛經就要把經文原義弄得清楚，萬不可誤解。我可以說，找遍佛經中所有關於忍辱的經文，都沒有教我們忍受個人所受的侮辱，並沒有教我們可以忍受整個三寶所受的侮辱。就是說，有人罵我個人，打我個人，對我個人發怒，誠然應該歡喜忍辱。可是如果整個佛教的三寶受到破壞侮辱，是不能忍的，因爲梵網戒經上明說：「菩薩見外道以及惡人，一言謗佛音聲，如三百矛刺心」。所以駁斥佛教侮辱佛教的謬論，是正當的護法。我以為我們不僅應消極的護法，還應該積極的摧邪顯正。

四、衣食自在

人生最需要的就是衣食住的問題，但是極樂世界的人，都是蓮花化身，選用的着這些事嗎？不錯，那些法身大士是不需用的，但是功夫淺的，欲應習氣尚未除去的，自然還是念念不忘。

味道的研究

德明作淨鳴畫

吃飯的時間到了，忽然一動念頭，金鉢、銀杯、玉碗、翠盤，一行一列的就排在你的面前。五光十色，衆香撲鼻，說不盡的煎炒烹炸，余蒸燒烤，山珍海錯，野蕪園蔬，乾鮮瓜果，冷熱羹茶，百穀糜飯，千樣餅糕，百味具足。隨意而變，色香味三者皆佳，好多滿一切皆備，隨吃隨添，並不減少。若是吃飽了，杯盤碗鉢，立刻化去，乾乾淨淨，更用不着，拭桌洗碗，那些麻煩。

衣服穿久了，心裏有點厭煩，你只要愛穿那一類的，那一種的，任是青黃赤白，長短肥瘦，一舉念頭，天空中就飛了衣服來，不知不覺的，就把你身上的衣服換掉，也不用你抬手動脚，穿的是整整齊齊，正合尺寸，太合理想了。是的，極樂世界就是最合理想的。

衣食自在

